

张文涛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尼采六论

——哲学与政治



尼采六论

——哲学与政治

张文涛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尼采六论——哲学与政治 / 张文涛著. —上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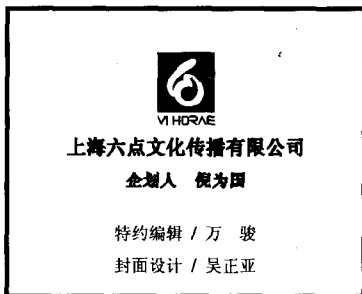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7

(六点学术)

ISBN 978-7-5617-5470-2

I. 尼… II. 张… III. 尼采, F.W. (1844~1900) — 哲学思想 — 思想评论 IV. B516.4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107567号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世界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本书中所有文字图片和版式设计等专用使用权为上海六点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所有,

出版专有权归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所有, 未事先获得书面许可, 本书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声像、电子、影印、缩拍、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进行复制和转载, 除非在一些重要的评论文章中简单的摘引, 违者必究。

六点学术

尼采六论——哲学与政治

张文涛 著

统 筹 储德天 河 西
责任编辑 审校部编辑工作组
责任制作 李 瑾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电 话 021-62450163 转各部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www.hdsbook.com.cn
市 场 部 传真 021-62869887 021-62602316
邮购零售 电话 021-62869887 021-54340188

印 刷 者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890 x 1240 1/32
插 页 2
印 张 5
字 数 100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7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17-5470-2/B-328
定 价 15.0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 请寄回本社市场部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弁 言

这本小书处理的问题是，在现代启蒙哲学的语境中，尼采如何为哲学辩护，又如何让哲学重新陷入危机。至于书名所谓“六论”者，其实是指论述这一问题的六个步骤而已。

前面四论大意为：一，从写作形式及谎言问题初步理解尼采哲学写作的意图：为哲学的高寒品质辩护；二，阐述尼采的隐微真理，即权力意志与永恒复返学说，理解尼采为哲学统治地位所做的自然正当性辩护；三，通过厘清创造、自由、上帝死了等显白谎言及其隐微含义，进一步理解尼采对哲学的辩护方式；四，通过揭示传统隐微术在尼采这里发生的现代变化，并结合其前述学说，全面理解尼采哲学写作的意图：对哲学的复兴、辩护与捍卫。后面两论，则反思尼采（未来）哲学的内在危机：就哲学与政治的关系而言，与城邦政治距离模糊可能导致哲学生存位置的

模糊甚或丧失；就理性与意志的关系而言，意志之于理性的优位性可能导致哲学沉思本性的模糊甚或丧失。

显然，六论构成一个政治哲学问题：在尼采这里，作为为哲学辩护的政治哲学，如何成功，如何失败。六论之外，有一个余论，讨论尼采思想与虚无主义的关系问题，可视为反思尼采（未来）哲学危机的一个补充。

本书中的很多思考都是暂时性的，好些问题都难说真正想清楚了，比如“永恒复返”，笔者至今仍然觉得这是尼采思想中最难解开的谜。一个重大的问题、尼采与柏拉图的关系，在这里也只算是有所提及，笔者特地附译了一篇短文，希望能借兰佩特令人佩服的解读功夫，增进对此问题的注意和认识。由此还可一提的是，作为古今两大政治哲学经典文本，柏拉图的《王制》与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几可对勘，这无疑也是具体而微地理解二人关系的一个极好入手处。然而，在尼采与柏拉图之争的背后，尚有荷马在焉，因此，若欲深入理解尼采与柏拉图的关系，一个必要的途径是将其扩展为三人关系：尼采—荷马—柏拉图，于是，进一步的文本对勘，或许还得加上《查拉图斯特拉》与《王制》之前的《奥德赛》……

当然，继续阅读这些西方思想史上的大文本，思考这些西方思想史中可谓刺激的大问题，都主要是以后的事了。不过，无论如何，眼下这些极不成熟的思考和文字，还算记录了自己一次较为集中的尼采阅读经验，见证了一段愉快难忘的阅读时光。

本书的初稿，原是笔者写于2005年3月至6月间的一篇读书报告。谢谢刘小枫师的鼓励，是他让这篇充满学步痕迹的读书报告得以成书；也谢谢上海六点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编辑倪

为国先生的支持,是他让这本小书的出版成为可能。同时感谢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的大力支持。另外,本书的部分内容曾先期刊于《现代哲学》、《国外文学》等刊物,这里也一并致谢。

目 录

弁 言 / 1

第一章 “谁有耳朵,谁就会听到的”/ 1

第二章 “我的公式是热爱命运”/ 16

第三章 “恰恰相反,我的朋友们”/ 28

第四章 “我从来不对群众宣讲什么”/ 45

第五章 哲学与政治 / 56

第六章 理性与意志 / 75

余 论 永恒,抑或虚无 / 101

附 录 尼采与柏拉图(兰佩特 著 张文涛 译)/ 121

参考文献 / 143

第一章 “谁有耳朵,谁就会听到的”

读一个人的书,如果作者自己告诉我们他在怎么写,还给我们阅读的建议,那么这些自白和建议无论如何该受重视。尼采对其写作形式、技巧及相关的阅读问题,就说得不少。

我们知道,尼采的大部分作品都是用所谓的“格言”体写的,尼采告诉我们这实属有意为之:“一切写作之物,我只喜爱作者用自己的心血写成的。”心血乃作者的精神,而要表现处于最高峰顶的精神,就要用格言(《如是说·阅读与写作》)。^①尼采当然知道这种显得缺乏“体系性”的格言书写给读者的阅

^① 本书引用尼采的原著采用随文夹注的方式,格式为中译著作简称(加篇目)加格言的条数;中译著作简称及版本见参考文献。

读“造成麻烦”，当然知道格言“只是解释的开始，而解释尚须解释的艺术”，所以他也举例来说明解释问题。比如，在读《论道德的谱系》正文之前，读者就在序言中得到尼采的提醒，说在第三章，他“展示了‘解释’的范例，这一章的开头是一段格言，这章本身就是对这段格言的诠释”（《谱系·序言》8），如果我们不去注意这个提示，实在可以说是在读望天书。《论道德的谱系》倒是都显得比较“论文”化，因为它本为应战之作，应对此前一本书《善恶的彼岸》引来的诸多误解和恶评，为了战得酣畅，尼采干脆扔掉格言伪装，写起“论文来”。不过，这“论文”是否就写得平铺直叙，让人读来如履平地？尼采才不肯呢。在自传中，他得意地说，“就表现、目的和意想不到的技巧而言，构成这篇道德谱系的三个论文，也许是曾经写过的东西中最精彩的东西……在每篇论文中，开始的时候，都是故意地把人导入迷途，它是冷漠的、科学的，甚至反常的，故意惹人注意、故意缄默的”，接下来尼采不厌其烦地继续解释，文章“渐渐地”如何、“后来”怎样、“直到最后”如何云云（《这人·〈谱系〉》）。

尼采一边写一边告诉我们，他的写作是字斟句酌、用心良苦的，所以，他同时提醒读者也要“学会正确阅读”。学会正确阅读，就是要成为“慢板的爱好者”，懂得“缓慢地、深入地、瞻前顾后地、批判地、开放地、明察秋毫地、体贴入微地进行阅读”（《曙光·前言》5）。

这类自白性及劝导性的言辞为数不算少，尽管到头来，它们似乎并未让尼采的书显得好读了多少，不过，我们至少该晓得了，正如 20 世纪的思想大家如施特劳斯、沃格林、洛维特等看得

很清楚的那样,尼采的格言写作并非随随便便,^①实有其用心与意图在焉。

那么,尼采的意图是什么?故意用格言来伪装又来解释,故意把人引入迷途,莫非就是要让人读不懂?尼采的确说过:

有人撰文,不仅希望别人看懂,而且也希望别人看不懂。当某人觉得某本书不好理解,那么,这绝不是对这本书的指责和埋怨,这或许正是作者的意图哩,他就是不愿让“某人”读懂。(《知识》381)

尼采是在说自己吗?在《善恶的彼岸》一段谈论隐士和哲人的话中,尼采说,隐士认为哲人书写正是为了隐藏其心中的东西。但文中又说“哲人首先就是一个隐士”,为什么要把隐士与哲人分开来说呢?这表明,通过隐士之口说出来的其实就是哲人的自我认识。尼采不是哲人吗?尼采不是在借此谈对自己的自我认识?换言之,尼采在戴着面具说话——这段话最后就送到了“面具”:每一种哲学都隐藏了一种哲学,每一个词都是一个面具(《善恶》289)。在同书另外一处,尼采更像是在不打自招:“关于自己谈得很多,这可能也是隐藏自身的一个手段。”(《善恶》169)

① 参 Leo Strauss,《注意尼采《善恶的彼岸》的谋篇》,见刘小枫编《尼采在西方—解读尼采》,上海三联书店,2002,页31; E. Voegelin,《尼采与帕斯卡尔》,见刘小枫编《墙上的书写——尼采与基督教》,华夏出版社,2004,页44; K. Löwith, *Nietzsche's Philosophy of the Eternal Recurrence of the Same* (《尼采的同一者永恒复返的哲学》),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德文初版于1935), 页11以下。

如此说来,似乎写是为了藏(参《知识》93),写得越多就藏得越多。这不矛盾吗?关键是,尼采戴着面具想要隐藏什么呢?

矛盾是当然的,尼采的书最容易给人的印象就是到处都有矛盾。洛维特举例说,尼采一方面像在鼓吹无限的个人自由,另一方面又大讲新的立法与等级秩序,一方面像在教诲一种“英雄现实主义”,另一方面又在教诲一种“狂欢放荡”的哲学,更不用提其他种种关于尼采的流俗看法了。^① 雅努斯(Janus)是罗马神,来自古意大利,兼司开端与终结,所以他有两张面孔,象征着种种矛盾的两面性:黑夜与白天、地狱与天堂、过去与未来……,^②而尼采的写作,正可谓带着一副雅努斯面孔,且据说自《快乐的知识》以后的作品尤其如此。^③ 尼采著作的矛盾性或雅努斯面孔,不仅体现在他的种种学说上,更体现在他的书写方式上,或者说,这两者本是一码事。读尼采的书,必然被他充塞在话语中的那些故意夸张、正话反说、前后不一、借此言彼、变化人称、欲言又止等等修辞面具搞得头痛异常。尤其《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这本早已列入西方哲学原著必读书目、尼采自认为“最深刻的书”,偏偏是用寓言、诗剧的体裁写成,而且实际上其中散文、诗歌、戏剧多种因素纷然交织,叙

① K. Lowith,《尼采的同一者永恒复返的哲学》,前揭,页4。

② 参刘小枫编修《雅努斯—古典拉丁文教程》,打印稿,页1。

③ G. Shapiro, *Nietzschean Narratives* (《尼采的叙述》),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9, 页49; 关于尼采的“雅努斯面孔”,还可参 E. Behler, “Nietzsche’s Challenge to Romantic Humanism”(《尼采对浪漫人文主义的挑战》), 载 D. W. Conway (ed.) *Nietzsche: Critical Assessments* (《尼采评论集》), Routledge, 1998, 卷一, 页35以下; 尼采自己谈到“雅努斯面孔”, 参《这人·〈人性,太人性〉》6。

述、抒情、情节冲突的技巧并置辉映，诸多隐喻、象征、反讽、戏仿的手法更是随处可见，可谓五步一个机关，十步一处陷阱，尼采的修辞在这部书中无疑达到了顶点。《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最为典型地体现了尼采的“风格”，尼采引以为豪的风格：“我能够表现各种不同的风格——简而言之，我能够具有任何人所曾运用过的各种不同风格的技巧。”（《这人·我为什么写了如此好书》4）

尼采如此卖弄“风格”，只是爱好吗？或如时人所嗜，在游戏中书写，在书写中游戏？哲人尼采不是那种从书写中找性快感的后现代文人，可以说，尼采想在写作上与他或敌或友的艺术大师们较劲，比如他的德语前辈路德和歌德。这一点有尼采自己的话为证。1884年2月22日，在完成《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三部后不久，尼采致信他忠实的老友，后来成为著名古典学家的罗德(Erwin Rohde)，在说了这本书“是一种未来的深渊、某种令人战栗之物”后，就禁不住对他视为知音的这位饱学之士(*homo literatus*)“坦白”起来：

通过《查拉图斯特拉》，我把德国语言带向了一个完美境地。看看吧，我的老友，要是生动活泼、曲折多变、和谐悦耳尚未非常协调地交织在我们的语言中，那么在路德和歌德之后，必须采取第三步。读了我的一页书后去读歌德，你会感到，对歌德这个绘图手来说殊为特别的那种“跌宕起伏”的特质，对语言的形塑者来说并不陌生。我的线条在力度和气概上，都比他优秀，又不像路德那样，粗鄙笨拙。我的风格是一种舞蹈——一种对称于每种类型的戏舞，又是

对这些对称的跨越和嘲弄。^①

不过,很可能,作为古典语文学家,尼采真正在暗中对抗的,更是古典哲人柏拉图。遍读古书的尼采,对柏拉图的写作技艺理解深透,也至为佩服。在《悲剧的诞生》著名的一节中,尼采把柏拉图的对话看作是古希腊写作艺术的集大成者:

如果说悲剧吸收了一切早前艺术种类于自身,那么,这一点在特殊意义上也适用于柏拉图的对话,它通过混合一切既有风格和形式而产生,游移在叙事、抒情与戏剧之间,散文与诗歌之间,从而也打破了同一语言形式的严格的古老法则。……柏拉图对话犹如一叶扁舟,拯救遇难的古老诗歌和她所有的孩子,他们挤在这弹丸之地,战战兢兢地服从舵手苏格拉底,现在他们驶入一个新的世界,沿途的梦中景象令人百看不厌。(《悲剧》14)

尼采的语气在钦佩羡慕中透露着一股酸涩,这不难理解,因为在柏拉图的艺术之舟上,坐着舵手苏格拉底,这位尼采的死敌。

如同尼采笔下的查拉图斯特拉,苏格拉底也是柏拉图用来隐藏自己的面具之一,以至于柏拉图可以声称他自己没有说过什么,现在所说的东西都来自苏格拉底(《书信·二》314c)。柏拉图的面具当然也是花样众多,正是通过借用角色之口、施展故

^① *Selected Letters of Friedrich Nietzsche* (《尼采书信选》), ed. and trans. C. Middlet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9, 页 221.

事叙述等手段，柏拉图才得以讲出他那“高贵的谎言”。柏拉图带着面具讲出的高贵谎言到底意味着什么，实在是难以断定，不过，这倒让我们想起，深谙柏拉图写作技艺的尼采，知不知道柏拉图在撒谎？如果知道，是不是也在学柏拉图撒谎？因为，“隐藏”不就是说谎么？格言、寓言、风格、修辞这些“面具”，不正好可以做撒谎的手段？

尼采当然知道柏拉图在撒谎，而且，不只如此。实际上，“谎言”两字遍布尼采书中，“谎言”论述像条红线一样贯穿着尼采差不多所有著作，“谎言”问题是理解尼采难以绕过的一个堡垒。^①从源于早年笔记的《哲学与真理》开始，在尼采的所谓早、中、晚期的几乎每本书中，都可以找到“谎言”的踪迹，相关说法多种多样，什么“高贵的谎言”、“必要的谎言”、“坏谎言和好谎言”、“双重谎言”、“古老的谎言”、“神圣的谎言”、“无辜的谎言”，以及“虔敬的欺骗”、“撒谎的权力”、“说谎是一种礼貌”，等等。显然，如果对这些文字熟视无睹、置若罔闻，怎么可能读懂尼采。

尼采的“谎言”论述内容极丰富，要言之，至少得注意以下若干基本方面。众所周知，艺术作为梦与醉的谎言，把世界那致命的真理掩盖起来，^②人生由此变得可以忍受。不仅艺术如此，尼

① 对尼采著作中“谎言”论述远非完全的例举如下：《哲学与真理》页 41—43、86、100—124、161、188—189；《历史》条 10；《曙光》条 56；《知识》条 84、157、359、381、383；《如是说·诗人》；《善恶》条 4、30、40、61、62、180、289；《谱系·三》条 19、25；《敌基督者》前言、条 18、26、36、43、56、57；《偶像》之“格言与箭”条 4、“人类的改善者”条 5、“不合时宜者的漫游”条 42、46；《权力》条 141、853、980。

② 关于这“致命的真理”，参 Leo Strauss，《注意尼采《善恶的彼岸》的谋篇》，前掲，页 29—30；L. Lampert, *Nietzsche and Modern Times*（《尼采与现时代》），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3, 页 281。

采进一步认为,其实语言、逻辑、理性、概念、形而上学等等都是人创造出来的谎言,它们同样通过隐瞒世界生成流变的虚无真相而让生活得以可能。^①要注意的是,从哲学史来看,这种形而上学“谎言”指的就是尼采的死对头——柏拉图主义及基督教学说,亦即源于苏格拉底的理性主义形而上学传统。这个禁欲谎言的传统支配了西方历史两千年,以至于长期以来,哲学哪怕不认同这个谎言,为了生存,也不得不隐藏在禁欲面具下自保,就像漂亮的蝴蝶不得不躲在丑陋的毛毛虫外壳下面一样(《谱系·三》10)。在尼采看来,禁欲理念的危害,不仅在于为了一个虚假的“真实”世界反而牺牲了真正的大地生活,更在于它否定等级秩序、鼓吹普遍平等。要害在后者,而且尼采觉得,是因为柏拉图屈从或迎合民众,才造出那些彼岸来生灵魂不死的谎言;民众视角根本上代表着一种“怨恨”心理,低贱、软弱者对高贵、强大者的仇视与怨恨,其说谎的目的,就是要推翻统治他们的等级制伦理秩序。这种谎言的现代子嗣,是鼓吹自由平等博爱的启蒙谎言;由于现代性的普及教育、大众传媒、印刷技术等等原因,这种谎言流布之广、毒害之深,远远超过了它的老祖宗。所以我们看到,除开种种评价性修饰,就内容而言,尼采这里谎言的含义至少有艺术谎言、概念—逻辑—理性的形而上学谎言、基督教—柏拉图主义谎言、启蒙谎言等好几种。而且,如果尼采也说谎的话,还得加上尼采自己的谎言。

尼采认为柏拉图的谎言讲得并不高明,不过,可能正是从柏

^① 代表性论述为尼采的《论非道德意义上的真理与谎言》,见《哲学与真理》,前揭,页100—124;另参 S. Rosen, “Suspicion, Deception, and Concealment” (《怀疑、欺骗与隐瞒》), 见《尼采评论集》,前揭,卷三,页257—259。

拉图这里，尼采才看清了哲人撒谎的事实，学到了哲学撒谎的技艺——隐微术；正是从柏拉图这里，尼采才懂得了哲人依靠说谎来统治民众、宗教不过是哲学的谎言这个最为隐蔽的秘密。在《敌基督者》第57节，也是最长的一节中，通过揭露印度种姓制等级宗教实为哲人的谎言，尼采把这个秘密揭了个底朝天，读来真觉酣畅淋漓、动人心魄；不过，与批评宣扬普遍平等的宗教不同，尼采在这里将对等级宗教的心仪与崇敬之情表露无遗。总之，从说谎这个角度，尼采说：“我学会了用另一种眼光去看待迄今为止的哲学论述——即哲学的秘史……‘一个思想家会承担多少真理，敢于说出多少真理’，这成了我真正的价值测量器。”（《权力》1041）揭露哲学撒谎的历史，揭露哲学对宗教的统治，可谓尼采写作中的一件要事，^①前面提及的种种谎言说法，大多出自这种揭露语境。

尼采为什么要大搞揭露？弄清这个问题现在似乎还太早。这里我们关心的是另一个问题，亦即要分清，揭露别人撒谎与尼采自己撒不撒谎是两回事，所以我们还得回到尼采身上来。在不搞揭露而是讲自己思想的时候，尼采撒不撒谎？

根据尼采对柏拉图以及哲学撒谎历史的熟谙，根据前述尼采著作中的种种修辞面具，可以断定，尼采在说谎。其实，尼采自己已经坦陈过了：“一个出于本能需要把想说的话咽回去隐瞒起来、千方百计逃避推心置腹的隐匿者，想要，而且要求一副面具在朋友们心目中晃荡。”（《善恶》40）这句话已经说得很清楚

^① L. Lampert, *Leo Strauss and Nietzsche* (《施特劳斯与尼采》),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6, 页 21。

了,面具是用来隐瞒的,有所隐瞒当然就是在说谎;因为,这里的隐瞒或“咽回去”并非意味着完全不说(写),而是不直接说、带着面具说,当然,不排除局部的沉默。所以从总体上看,隐瞒必然导致说谎。

但还有一个麻烦,尼采在谈谎言搞揭露的同时,也提倡说,今天哲学需要的是“诚实”。尼采鼓吹,诚实与正直是“我们最晚近的美德之一”(《曙光》456),是“我们自由精神无法摆脱的美德”(《善恶》227)。“我们”当然是指哲人,哲人从此不用再说谎了?蝴蝶可以从毛虫外壳下飞出来了?狡猾的尼采在谈这蝴蝶的时候并未下断语,而是一样地用了问句(《谱系·三》10)。那么,尼采是在“我们”的复数人称面具下说自己将不再撒谎了吗?不要轻易上尼采的当。诚实当然与说谎矛盾,但矛盾本来就是尼采的风格。

那尼采为什么要讲“诚实”?讲诚实当然要说真话,但笔者认为,这并不意味着尼采从此以后说的话都是真的了。尼采讲诚实主要是针对基督教—柏拉图主义讲谎言来的,与这一禁欲主义的斗争让尼采必须说出他的实质性真理,忠诚于大地的真理,这种真理就是他的真话,在这点上尼采并没有骗人。柏拉图主义讲的谎言背叛了大地,尼采讲的诚实根本上说就是要忠诚于大地。没有两个世界,只有一个世界,这就是尼采要求的诚实。^① 这诚实要求未来哲人必须面对柏拉图主义与基督教的信

① 笔者认为,尼采对诚实或“理智的正直”的要求,根本上源于他所受的现代自然科学的影响。尼采与现代自然科学或“物理学”的关系是一个复杂论题,本书暂难处理,可参 L. Lampert 的《尼采的教诲》页 274 以下,以及《尼采与现时代》页 301 以下。